

民族研究译丛

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

青木文教和西藏

东喜马拉雅民族(第二篇)

(5)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337
15
20

民族研究译丛

(5)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内部资料

昆明市新村印刷厂承印

厂址：弥勒寺新村 138 号

1983.11.

目 录

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 (1)

[美]F·V·格朗菲尔德著

刘彭陶译

青木文教和西藏…………… (109)

…[日]长野泰彦等著

朱桂昌译

东喜马拉雅民族(第二篇)…………… (134)

[印]S·T·达斯著

王筑生 陈锡周译

《印度东北部高原居民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评介………… (225)

[苏]H·P·古谢娃著

李远生译

评佐佐木高明的《照树叶文化的传播道路——从
不丹·云南到日本》…………… (231)

[日]大林太良著

尹绍亭译

泰国密林中游迁者——阿卡人*

(美) F·V·格朗菲尔德著

刘彭陶 译

编者按：美国作家和文化历史学家F·V·格朗菲尔德，在三个西方人类学顾问汪·格索博士，保尔·刘易斯博士和凯米尔的协助下，写了《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一书。作者在一个阿卡寨子度过了几个星期，随后长途跋涉到接近缅甸边界的一些阿卡村寨进行访问。作者报导了他们许多方面的情况：如阿卡祖先南迁概况；头人、铁匠及男、女、老、少的生活情况；传说和史诗对他们的影响以及风俗习惯等；另外，字里行间也提到了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内容丰富，描述细致，有助于了解民族情况。

书中所写的阿卡人与我国哈尼族有着共同的族源关系。原书于1982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时代——生活》图书社出版。现组织人力将该书翻译编印出版，提供我国的民族工作者参考。]

* 阿卡人，相当于我国的哈尼族。解放前，在我国西双版纳也称哈尼族为“阿卡”。“卡”字在傣语中是“奴隶”的意思。由于“阿卡”这个名称带有侮辱性，解放后，根据哈尼族的意愿和自称，定名为“哈尼”：“哈”字在哈尼语中含有强悍、勇敢之意，“尼”就是“人”的意思。——译者注

目 录

原书作者、摄影师及顾问简介	(3)
原书序言	(5)
第一章 山林中的避居生活	(7)
插图短文：妇女的作用	(26)
第二章 寨门之内	(27)
插图短文：建盖房屋	(47)
插图短文：阿珀的一天	(48)
第三章 工匠的自豪	(56)
插图短文：精巧的竹篾编织工艺	(71)
第四章 边寨之行	(72)
插图短文：猎手在森林中的本领	(90)
第五章 传统的继承者	(90)
原书参考书目	(107)
复制原书中的三幅图片：	
图一：泰国丛林中的阿卡村寨位置图	(9)
图二：阿卡祖先南迁图	(13)
图三：阿卡住房剖析图	(31)

原书作者、摄影师和顾问简介

作 者

弗雷德里克·弗·格朗菲尔德(Frederic V·Grunfeld)是美国作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曾发表过许多篇关于部落艺术方面的文章，并担任过十多年《地平线》杂志的巡回编辑，为《时代——生活》图书社写过包括《伟大的城市》在内的几本丛书。他的著作有《吉他的艺术和时代》、《希特勒档案》及新近作品《没有荣誉的先知》、《弗洛伊德的背景》、《卡福卡》和《爱因斯坦及其世界》。

摄 影 师

米西尔·福里曼(Michael Freeman)，他的摄影生涯是在牛津大学攻读地理之后开始的。随后，他的摄影图片出现在许多杂志和图书里，如《时代——生活》丛书里的《世界上荒野的地方》和《伟大的城市》两本中，就有他所摄的图片。他是《35厘米手册》的作者。

本书顾问

列欧·阿尔丁·汪·格索博士(Dr. Leo Altling von Geusan)是荷兰人类学家和海牙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他从罗马和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过博士学位。他也是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顾问。一九七七年以来，他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哈斯顿的罗塞柯教堂基金会（Rothko Chapel Foundation）资助下，在泰国北部阿卡人中一直生活到现在，对阿卡人的礼仪、神话、历史和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

保尔·刘易斯博士（Dr. Paul Lewis）曾获得美国俄勒冈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缅甸阿卡人中当过传教士达二十年之久。在那里他编写了阿卡语的第一套书写文字。他发表过缅甸阿卡人的比较详细的民族志。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居住在泰国，在山区的几个民族中，进行了卫生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曾在泰国北部的清迈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ang Mai）讲授人类学课程。

柯恩尼娅·凯米尔（Cornelia Kammerer），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获得多项奖学金和研究奖金。于一九七九年到泰国研究阿卡人的家族关系和礼仪，其中尤其是妇女参加的礼仪，以便撰写她的博士学位论文。

丛书顾问

马尔柯姆·麦克列德（Malcolm McLeod）是大英博物馆民族志方面的管理员，他诞生于爱丁堡，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随后赴非洲进行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加纳的阿散蒂地区和另外一些地方工作。他曾在加纳大学的社会学系和剑桥大学教过书，写过关于阿散蒂地区的一本书。

原 书 序 言

在东南亚的深山密林里，散居着栽种稻谷的阿卡人。他们竭力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下去，而且和大自然协调相处。阿卡人约有五十多万。他们没有书籍，没有村以上的社会组织，甚至没有连成一片的地理环境，而是散居在中国南方、缅甸、老挝和泰国。他们总是居住在拥有别种文化和组织得较强的民族中间。然而，他们一直保留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他们传统的生活是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

当《时代——生活》图书社计划组织一个考察队，以便编写如本书作为《荒野民族》丛书之一的时候，究竟派一个由作家和摄影师组成的小队到哪里去呢？在住有阿卡人的国家里，只有泰国是外国人容易进入的。泰国并非自古就有阿卡人——本世纪内在泰国的大多数社团，都是由逃避战乱的阿卡人建立的，他们还想再向北迁——不过，现在居住在泰国北部的两万阿卡人，总算已经建立了自己传统的村寨，并且尽力保持与泰国本地居民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令人瞩目的阿卡妇女的服装，可算为阿卡人独特风的象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关键的是他们世代口头传诵下来的礼俗诗歌的遗篇。这些诗歌，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给予他们细致入微的指导。阿卡人也是一直忠实地按照诗歌的指导行事的。

了解和阐述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山区居民情况，需要具有特殊才干的作家和摄影师来完成。《时代——生活》图书社就找到了人类文化历史学家福雷德里克·格朗菲尔德和游历很广的摄影师米西尔·福里曼。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又从住在

泰国的三个研究阿卡人社会的西方专家那里得到帮助。这些专家的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帮助了作者和编者洞察阿卡人生活的各方面情况。

作者和摄影师在一个阿卡村寨度过了几个星期。〔本书中把这个村子称为“纳培”寨(Napeh)，实际上它另有名称。只是为了使这些敏感的村民，免受不必要的访客干扰，因而取了一个虚构的村名。〕格朗菲尔德和福里曼住在一个村长家里。同时参加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季节性的喜庆活动。随后，作者向北长途跋涉到接近缅甸边界遥远的阿卡居民区，亲自听了一些逃离缅甸而新近定居者口述他们英勇的冒险故事。作者耳闻目睹的事实，在本书第四章里逐一加以叙述。这些事实进一步证实作者在“纳培”寨时的想法：这部份善良的人民，为了生存和保持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斗争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强有力。

编 者

第一章 山林中的避居生活

在茫茫的远方，泰国北部的群山呈现一片茂密苍翠的景象，尤其是八、九月间大雨降临的季节更是如此。远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前峰，从印度一直延伸到缅甸和中国。许多山峦，被森林复盖得如此茂密，以致地区首府清迈的旅行社，就以“丛林旅行”安然无恙来招徕游客。清迈离曼谷约有四百五十英里。对那些想要欣赏一下热带雨林，看看有粗藤缠绕苍天阔叶林的游客来说，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这些蜿蜒的群山主要是由次生林所复盖。这些次生林似乎在和矮小的灌木、竹林及长茅草争取生存空间。

杂乱的灌木丛就象一道林屏围在外边。在它的后面，山林生活似乎在隐密地进行着，使得外面的广阔世界对这里的生活好象默默无闻。在竹子结构、茅草屋顶的村寨里，住着大约六种民族。他们与住的平原和一直到南方河谷里的泰国农民完全不一样，泰国人总称呼他们为“山区部落”。他们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山坡上种旱谷。这六种左右民族中的大多数，对泰国来说，还是新来的移民。他们从邻近国家——缅甸、中国和老挝——迁移到泰国，这还是本世纪的事。他们带来了自古以来就有的风俗习惯，不仅保存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自己的服装和别具风格的各种工艺。

这里有驯象能手克伦人(Karen)，能织出铁锈色的棉布来做衣裳；有蒙人[the Hmong，相当于我国的苗族—译者注]是蜡染、刺绣和制造银器的好手；有瑶人，随身带来了无价的珍品—几百年以前在中国中部绘制的古画；有拉祜人，是森

林中的好猎手，善于使用毒箭、土枪和战争剩余物资留下的枪枝；有包着大头巾的傣傣人，能把银币制成稀奇的首饰；还有阿卡人，算是与传统习俗结下不解之缘的最突出者。阿卡妇女所戴的令人注目的头饰，象那英雄时代的武士耀武扬威一般。此外，他们的宗教领袖还常常吟诵本族诗歌中的史诗部份。

泰国有两万多阿卡人，居住在从接近缅甸边界的城镇夜柿（Mae Sai）直到清莱山区一带。清莱是清迈东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省会。他们和别的山区居民共享这个边境地区的地利。村寨在高原上星罗棋布，民族之间很少存在民族团结方面的问题，他们所住的山峦并不超过五千英尺（5,000 feet），——但是足以俯视山下的农村。往西面看，一眼望去是南北走向的几条山脉，群峰叠翠，逐渐降低伸向缅甸。山脊往南直降而下，与绿一块棕一块棋盘般的平原相接，平原上穿着蓝布衣服的泰国农民，赶着水牛翻耕黑色的土地，他们在水利灌溉良好的土地上种植着双季稻呢。

栽种水稻的坝区农民从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山地，在他们看来，山地的突起，犹如神灵撒播的龙牙一样仍然需要当地加以祭祀的。然而对山区的人来说，就是最高的山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别处的山里人那样——例如，比利牛斯山一带的巴斯克人（the Basques）和尼泊尔的舍帕人（the Sherpas）——他们都安于遥远的山区，也好保持本民族的独特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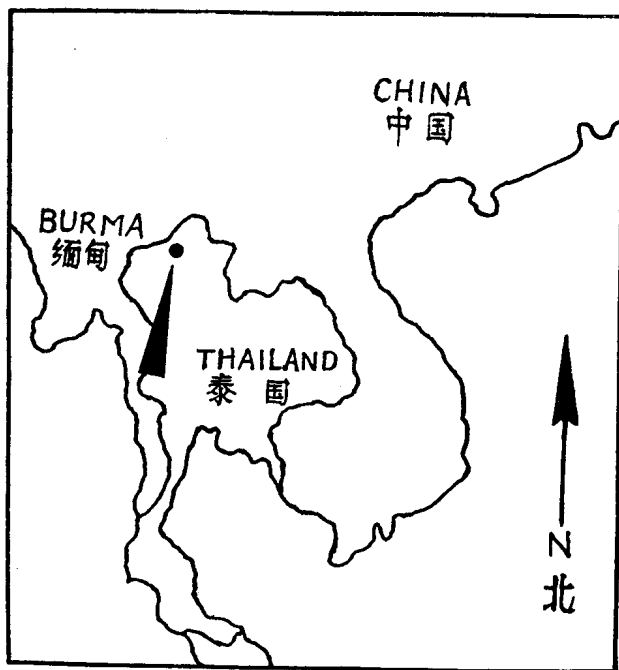
目前，泰国山区居民是与外界隔绝的，虽然从低处村庄集市有又烂又滑的小道通到山区，但是山道越来越窄以致消失，穿过森林，只靠这些羊肠小道——仅能容纳单人独马通过，它们蜿蜒在山间，接着穿过一个寨子又一个寨子。在这里我也不想推荐什么，但是，我曾经见过一个人，沿着夜瑞河（the Mae Suai）逆流而上，蹚着齐膝深的水，远涉达十英里。

泰国丛林中的阿卡村寨位置图(图一)

说明：居住在泰国最北部深山密林中的阿卡人，有两万多人。图中的箭头表示他们居住的位置。

阿卡人的居民点有一百多处，与别的山区居民如克伦人、傣傣、拉祜和蒙人的村寨散布在那儿。〔蒙人(the Hmong)相当于我国的苗族——译者注〕低处的河谷以及省会清莱住着本地的泰国人。北方耸立着缅甸东部景栋邦的群山，在那里也有一些阿卡族群。

纳培寨是本书描述的中心。它是泰国最南部的阿卡村寨之一。按照传统，这个寨子建在山峰下面，周围有一片林带环绕，阿卡人可以到林中采集食物和柴草，以及牧放牲口。丛林之外便是陡峭的山地，村民早已进行烧荒，种植旱谷和蔬菜。



在沿着河岸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仍然是到达目的地的捷径呢。

与巴斯克人和舍帕人相比较，泰国山区的民族更珍视他们与世隔绝的情景。因为他们是由于政治动乱而逃离原来家园的难民，目前住在崎岖的山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当中的好人还不是所在国的公民，而对所居住的土地他们也并不拥有法律上的权利。

山区民族的地理环境是不稳定的，有下面的原因。由于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因而受到生态学家的指责说：山区民族破坏了生态环境；有的科学家则承认实际情况说：在山区采取刀耕火种方式是必要的，因为表土缺乏肥料，而炭灰可以提供钾肥和磷肥，肥效能够维持几年；但是，由于山区面临的灾害是长期性的：譬如每当雨季来临，倾盆大雨导致土壤严重流失，往下冲泻，结果整个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我初到泰国的时候，曾经和一个欧洲的农艺学家攀谈。他是在山区进行牧场开发已达十年之久的一个专家。他并不是对山区的人们不表同情，但是言词却很严厉。对他们的耕作方法，他说：“刀耕火种的确坏，很坏。”“它破坏了森林，耗尽了土壤的肥效。最近这十年，我亲眼看到坡地上的植被已被弄得越来越薄，现在只见荒芜的田地里尽是些树桩。”

与此相反，泰国政府已经开始执行严格的造林计划，许多山区农民转眼之间看到他们稻田里栽上了一行行树苗。对此他们无法违抗，因为按照泰国的法律，整个山区属于林业专用地区，只有那些享有木材特许权的人才来进行管理。换句话说，只要农民砍倒一棵树，那就属于侵犯木材特许权而触犯法律，那么他的整块刀耕火种的田地也就是非法的了。

算是对这种情景的嘲弄吧，在争取天时、地利与自然协调

方面，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是胜过山区民族的了。他们举行难以计数的祭祀礼仪、节日庆祝、祷告和巫术，以求得和宇宙万物的平衡。他们也采取轮耕的方式——就是在某段时间内，只耕种一部分土地，而让别的土地休耕，直到长出一层新的树苗来。刀耕火种的维护者们这样说：事情并不象评论者所说的“把森林和灌木弄得光秃秃的。”其实，只要有足够的土地轮耕，许多山区居民在固定的地方可以长期保持生态环境和长期生活下去，他们能够有效地耕种下去……。

从前，当村里人口激增或土地失效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分散或者转移到丛林中的另一块地方去耕种的办法。因此，他们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许多迁徙的传说。但是，从他们现在的处境来看，简直没有可以再迁徙的地方了。在他们的山脚下开始呈现出一片片挤满人口的泰国平原。平坝居民本身就已经缺乏土地，并且已经开始侵占一些坡地。由于高山的土地和资源有限，又不断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山区居民几乎弄得无地可耕了。

把我领进阿卡山寨的是荷兰人类学家列欧·阿尔丁·汪·格索博士（Dr. Leo Alting von Geuseu）。他曾经以泰国为家，在一个阿卡寨子里住了许多年。当我在清迈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滨河（the Mae Ping river）河岸上的一间柚木房子里。他长时间地给我讲述阿卡人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所在的森林被住在平坝的木材公司所剥夺——经常是被非法剥夺；食品短缺；健康很差而且缺医少药。同时，他们经常受到流窜在山区的泰国武装土匪的骚扰。当前他们的传统文化还流传下来，但是阿卡人也象别的山区居民一样，与日俱增地被迫去寻找职业、打短工或做些手工艺品如提篮及手工织品等卖给游客。当然，

对阿卡人来说，他们这种处境也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事。汪·格索博士深入研究阿卡人的历史后认为：阿卡人一直受着其他强大族群的摆布，许多世纪以来的林居生活，已经使他们变成一个能够忍耐的少数民族。

由于没有文字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重新创建阿卡过去的文化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保存他们文化知识只有一万多行诗，这些诗句，几百年以来，由一代代的师徒连续不断地口头传诵下来。这些师徒被称为“贝玛”（Pimas）。“贝玛”的社会地位相当于教师或祭司。由于他们所背诵的浩瀚诗文包含着阿卡人的智慧，因此其重要性就象犹太人的《圣经》和穆斯林的《可兰经》一样。

由于这些诗歌是在不同时期产生和不断增添着新内容，所以全部诗文没有篇章，也没有总的规划；但是在阿卡的全部遗产中，这些诗文仍然是重要的作品，被称为“阿卡赞”（Akhazang）——或“阿卡之路”。其范围涉及他们积累的经验，记诵了古代祖先直到新一代人的业绩，还有箴言和有关生活准则的教导等。有个瑞典语言学家名叫英格·莉尔·汉森（Inga-Lill Hansson，女）曾经记录和翻译了许多诗文，这就方便象汪·格索博士等学者去追溯阿卡人传统的起源。这些诗文往往是隐晦的，但是追根求源，如早在纪元初期中国编年史学家就证实了诗文中的许多重要情节，这样也就使得阿卡人过去的历史概况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了。

他们的历史主要是一部长途跋涉的故事——一部从中亚古老家园出走的漫长迁徙史。阿卡语属于藏缅语族，他们也属于罗罗（Lolo），也就是一个民族集体，其祖先大概住在现在西藏东部的边境地方，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时候，阿卡人和罗罗人离开了这部分山区。

